

薩雷斯基著

危險的旅伴



薩 雷 斯 基 著

危 險 的 旅 伴

劉 克 凡 譯

沈立中初校 林 耘覆校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危險的旅伴

薩雷斯基 著

劉克凡 譯

沈立中 校
林耘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317) 字數 56 千

開本 311/100 × 431/112 82 印張 3/85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2400

定價 (6) 0.32 元

Афанасий Салынский
Опасный Спутник

據 Афанасий Салынский: **Опасный
Спутни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3)譯出。

內 容 說 明

本劇描寫蘇聯在共產主義建設中，一個科學研究站在邊遠的烏拉爾地方進行用中和沼氣的方法代替井下通風的科學實驗，以解決礦井下沼氣危害礦工生命健康的問題。

領導這個實驗的謝里霍夫，爲了重視人的生命，爲了技術上的安全設施，主張研究從井上操縱的儀器。雖一再失敗，而毫不灰心。他的助手柯爾柴木尼譏諷他這是胆怯的行爲。

但當有必要進入井下進行實驗的時候，柯爾柴木尼却由於胆怯與自私，在危險關頭，擅離崗位，以致引起爆炸，礦井塌陷。英勇的謝里霍夫被埋在井下，雖經救護上來，終於犧牲了。

經過這慘痛的教訓，才揭露了這善於偽裝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分子柯爾柴木尼的醜惡面目。最後把他從人民的隊伍中清除出去。本劇曾獲得斯大林獎金三等獎。

人 物 表

基娜·巴格達諾娃
尼古萊·謝里霍夫
安得列·柯爾柴木尼
瑪利亞·拉古諾娃
阿霞
柯尼什科夫
馬特維金
列尼
別雷舍夫
卡佳
教授
女醫生
女護士
達尼雷奇

斯喬巴

米沙

事件發生在烏拉爾

第一幕

第一場

森林依傍着湖岸。在森林的後邊是一所科學研究站的房子。有一條從房子通向湖邊的小路，並且可以望見礦工住宅區的外貌。遠方是一些爲錯綜的林木點綴着的山丘。湖上的右方是高聳的多岩的湖岸。前景是用粗木頭釘成的、腳柱埋入地下的一張桌子和一張長凳。左方是一個長着青草的小丘，一棵老白樺樹從小丘邊歪倒在湖水中。基娜和瑪利亞在小丘上白樺樹旁。

瑪利亞 我們這兒是個美麗的地方，對吧？離這兒大約五十公里的地方就是我的故鄉，“新光集體農莊”。原本是個風氣閉塞的古老的鄉村……可是它的周圍却有森林……我從小就跟這一切很親近。

基娜 我從來也沒有像今年夏天這樣深刻地感覺到大自然的美麗……森林，是多麼美妙的東西！七月裏，林邊

上長滿了野楊梅。還有花兒，花兒可多啦！……現在青苔地上到處鋪滿了黑色的野梅果，就像是許許多多黑色的小眼珠子隱藏在青草裏……蘑菇在松樹林裏是多麼好聞！你可以一邊走，一邊呼吸這種香氣，享受着它的清涼。在樹與樹之間是連接着的蜘蛛網，它們閃着光澤。就像銀色的電線……松鼠跟刺蝟好像在那兒打電話……啄木鳥把木頭啄出響聲……唧，唧，唧，唧……

瑪利亞 一切生物都按照不同的方式享受着大自然！

基娜 這個星期日，我要跟安得列·瓦西里耶維奇一起出去……我們有時候到湖邊去，或是到森林裏去。您跟他認識很久了嗎？

瑪利亞 從今年春天，從我開始經常到你們的科學研究站來之後認識的……（停頓）有兩個月了……您還記得，您剛到這兒時候的情形嗎？

基娜 記得。

瑪利亞 可是一下子全都變了……

基娜 一切還是那樣啊！

瑪利亞 怎麼您看不出來嗎？

基娜 什麼也沒有變……一切都還是那樣，一切都還是那樣……

瑪利亞 您跟尼古萊·阿爾卡基耶維奇大概是老朋友了吧？

基娜 是的，他還在學校裏的時候就跟我哥哥瓦洛佳要好。從那時候起，瓦洛佳就常到他家去，他也常到我們家裏來，他們就像親兄弟一樣，……瓦洛佳在四五年春天犧牲了。是在進攻柏林的戰鬥裏，尼古萊在四年復員了。那時我已經十八歲……可是，他仍舊常常到我們家裏來。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都把我們看作是一對未婚的夫妻。

瑪利亞 那麼您自己呢？

基娜 我對這件事也習慣成自然了……也就以老人們的看法看他來了。

傳來了一聲快樂而響亮的呼喊聲。

瞧，您瞧……在懸崖上……

瑪利亞 柯爾柴木尼……

基娜 哎呀！他跳下去了……

漁夫的小女兒卡佳跑上。

卡佳 你們看見安得留沙^①叔叔怎樣跳水了嗎？！

基娜 他會浮上來嗎？

① 安得留沙是安得列的愛稱。

卡佳 您是說安得留沙叔叔嗎？（大笑）他就是從天上跳下去，也會浮上來的！（跑下。）

基娜 是個多麼……不顧死活的人！

謝里霍夫和列尼從湖邊的小道走上。

謝里霍夫 噢，我們這兒來了客人啦！（吻瑪利亞的手。）

列尼 瑪利亞·費多洛夫娜，您可破壞了我們的規矩了。

星期日勞動人民是應該去洗洗澡、採採花、喝喝酒才對呀。

瑪利亞 我們測量隊員們也有自己的規矩。晴天——工作，下雨天——休息。

謝里霍夫 你們這些帶着長木桿的流浪人^①老是在這兒走來走去……

瑪利亞 我們在這兒走來走去，就爲的是考慮怎樣把一座新城市建設在這湖澤與將來的礦區中間。

列尼 噢，那條小魚兒在哪兒啦？（拉着繩子取出在湖水裏鎮涼了的一瓶葡萄酒來）爲了這美好的夏天的晚上……讓我們來乾一杯吧！

基娜 我們乾一杯？

瑪利亞 還有什麼了不起……

^① 指測量隊的人們而言。

基娜 給我來一點點……

瑪利亞 可是我……有時候還用酒精取暖呢。

列尼 來乾杯吧，爲了這個夏天的傍晚！

謝里霍夫 我們應該爲另一件事情乾杯……爲了有一天在
這兒重逢，在這偉大的燈光照耀的城市裏！

列尼 好。

大家喝酒。

謝里霍夫 我這位女朋友漂亮吧？

瑪利亞 漂亮……

謝里霍夫 （端詳着基娜）曬黑了……可是比從前更漂亮了。

（擁抱着基娜，吻她。）

基娜 （閃閃）可是你還是那樣……

謝里霍夫 你說，你愛我嗎？

基娜 別鬧了，我愛你。瑪莎^①，依您推測，在新城市裏，
就在我們站的這塊地方，將會是什麼呢？

瑪利亞 在這塊地方嗎？

謝里霍夫 噢，澡堂子^②。

列尼 對！對！澡堂子。只是不在這兒，而是在斯維爾德

① 瑪莎是瑪利亞·費多洛夫娜·拉古諾娃的愛稱。

② 澡堂子與斥鴳係雙關語，洗次澡有挾頓罵之意。

洛夫斯克。他們會把咱們叫去，狠狠地給咱們洗次澡。

謝里霍夫（給自己斟上酒，和列尼的空杯碰杯）祝你健康！

列尼（憂鬱地）爲什麼我不是一隻天鷹，爲什麼我不能飛呢？

謝里霍夫 大家都想當天鷹……那麼，別的鳥兒呢？要減少我們這個好客的地球上的飛鳥種類可不行啊。

列尼（一躍而起）我一定要這麼幹一下子：今天夜裏我就帶着小伙子們來，放上它一包炸藥，要這所整齊的小房子，嗯，也就是這個科學研究站，蹦到天上去。

謝里霍夫（笑）這真是個好主意。

列尼 好主意，好主意！用別的人道點兒的辦法怎麼能把你們給清除掉呢。你們爲什麼在這裏？公民們，你們在這兒作了些什麼事？你們佔用了最好的現成的礦井。把儀器放到井裏了——六個月老在一個地方磨蹭着，毫無進展！可是礦工們都在等待着。大家都相信：一定會有這樣的一天，礦井裏也會有像松樹林裏那樣的新鮮空氣。在那兒是那樣的安靜，那樣的安全，就像在辦公室裏一樣：既沒有爆炸，又沒有瓦斯噴射。勞你們的大駕吧，有學問的同志們，千萬要實現礦工們多少年來的夢想啊！

謝里霍夫 老狐狸……

列尼 我有一個好朋友，是頓巴斯的“近衛軍”礦井的礦長。

我們是今年四月裏遇見的。我說“工作怎麼樣啊？”——他回答說：“很糟糕。”你知道嗎，他們掘得很深，到一千五百公尺了。煤就是金子。可是怎樣把它取出來呢，因為爲了讓坑道通風，就得把整個大海的空氣都輸送到礦井裏去。這是多麼費事又費錢的事情……所以我就跟他說：“有好多科學家正想利用沼氣中和法來代替通風的辦法；不利用空氣去排除這種該死的瓦斯，而是在礦井裏就把它直接地加以溶解。”你猜怎麼着？現在他每個星期都給我寫信：“你的科學家們的工作進行得怎麼樣啦？”（激動地）礦工們還要給你們立一塊紀念碑呢！

謝里霍夫 頂好——趁我們還活着。（停頓）奧斯塔波^①，在頓巴斯有一次你被突然的場陷給埋上了，是眞事嗎？

列尼 是有這麼回事。

瑪利亞 怎麼，你們沒來得及從坑道裏跑出來嗎？

列尼 是我自己留下的，想親眼看一看那場陷的情形是怎樣發生的。你們知道許多書本裏都寫着，場陷以前，煤在坑道的中部要發出碎裂的聲音，然後就微微動了

① 奧斯塔波是列尼的名字。

起來。所以我就決心要檢查檢查，是不是這樣。

謝里霍夫 真的嗎？

列尼 真在微微地動。

基娜 您來得及看清楚嗎？

列尼 只是一剎那。可是後來轟隆一聲……我——就倒在地上了，在那兒就把我給埋起來了。

謝里霍夫 你怎麼得救的呢？

列尼 在我的手底下，我發現有一個壓縮空氣的橡皮管子。在人們把我挖出來之前，我就用這個橡皮管子呼吸來着。

謝里霍夫 是——啊……坑道在這一剎那間，並不比在地雷管子裏安全多少。

馬特維金上。他慢慢地走著，向四面張望，心不在焉地奏著大手風琴。他的朋友斯喬巴和米沙跟在他後面。

列尼 呃，我們的電氣師又在東張西望了……他是找他的那個小情人兒呢。

馬特維金 您好。

謝里霍夫 歡迎。

列尼 阿廖沙^①，她沒打這兒走過去。

① 阿廖沙是阿列克謝·馬特維金的愛稱。

馬特維金 （不在意地）這是說哪一個呀？

列尼 不定在哪兒跟別的小伙子擁抱着哪。

馬特維金的朋友們放聲大笑。他回過頭去嚴厲地瞪了一眼，他們就都沉靜下來了。

基娜 請你告訴我：阿廖沙，要是用四百三十三乘三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十五，得多少？

馬特維金 一六七，二四四，〇八五。

列尼 對嗎？

馬特維金 您核對核對吧。

謝里霍夫 多聰明。我留你在我這兒工作！

列尼 那還得看我放不放呢。

馬特維金 您放了我吧，列尼同志。我會感謝您一輩子。

列尼 你要鑽研科學嗎？去吧，小伙子，玩去吧。

馬特維金、斯喬巴和米沙下。

基娜 列尼同志……我怎麼也不習慣：勞動英雄——突然又是個“懶漢”^①……

列尼 所以我一輩子總跟我自己的姓作鬥爭。

基娜 倒很有成績呢。

列尼 可是在這兒，我似乎已經開始證明我自己的姓是很

① “列尼”一字俄語又作“懶漢”解，故有此語。

正確的了。

謝里霍夫 總有一天會時來運轉的，奧斯塔波·伊格納契耶維奇。

列尼 就算能等到那個時來運轉的時候，也快要把人等得寂寞死了。

柯爾柴木尼從湖邊的小路往上走。手巾搭在肩膀上，水珠在頭髮上閃光。

柯爾柴木尼 尼古萊，你洗澡了嗎？

謝里霍夫 洗了。

柯爾柴木尼 我看見了奧斯塔波，可是不知爲什麼沒看見你。

謝里霍夫 你總是在遠處游。可是，老兄，我游泳就像一把斧頭一樣。所以，你知道，我總是不離開靠近岸邊的地方。腳底下挨着地——心裏才覺着踏實點兒。我不大喜歡離開鄉土啊！

瑪利亞 安得列·瓦西里耶維奇，從懸崖上往下跳的時候您不害怕嗎？

柯爾柴木尼 不害怕，我掌握了跳水的技術。

列尼 喝吧，安得列·瓦西里耶維奇。（搖一搖酒瓶子）咳，空了。別着急，我們這兒還有儲備呢。那條小魚兒在哪兒啦？（拉着繩子從水裏又提出一瓶酒來。打開。）

柯爾柴木尼 你們這裏安排得挺巧妙啊。

謝里霍夫 “葡萄酒，是我們的死敵，可是我們怎能不痛飲敵人的血呢？”歐瑪爾·海亞姆^①的話真說到家了！

列尼 喝吧，安得列·瓦西里耶維奇。

柯爾柴木尼 唉，喝酒也該有所爲才好……（喝酒，取酒菜。）

列尼 喂，餡餅！怎麼樣？這是我那達里雅·格拉西莫夫娜烤的。

柯爾柴木尼 就這麼一點兒嗎？我想達里雅·格拉西莫夫娜不至於這麼吝嗇的吧。

謝里霍夫 老兄，是我先在這兒努過一番力了。

柯爾柴木尼 我看也是這麼回事兒。

謝里霍夫 這次野餐，真可以說是有意思極了。

柯爾柴木尼 野餐……這兒可需要一個緊急動員？

謝里霍夫 爲什麼，就是不緊急動員，餡餅也會全部被消滅掉的。

柯爾柴木尼 如果也能像吃餡餅那樣容易把這個泥沼給消滅掉，該多好哇！就是我們坐在上面在呱呱地叫，甚至，你瞧，還在上面喝酒的這塊沼地。

謝里霍夫 我告訴你，別用你那對厲害的眼睛瞪着我吧！

① 歐瑪爾·海亞姆是蘇聯名音樂家。